



老里八早

卯时就是十二时辰里向第四个时段，老清早五点钟到七点钟个辰光，辣夏场里【夏天】个辩段辰光，天色已经白亮，勤谨【勤奋、勤劳】个农民老早就辣田里做生活了。老农民跟知青晓得，热天汛辣卯时里下田做生活，俗称“做卯时”。

辣解放前头，稻作地区个农民有个人家田来得个少，伊拉相信“只要勤俭做，黄金满地掬”个老古闲话，勿怕衰瘡【sadhu 累】勿怕忙，做生活一本正经从来勿会得偷私乖【偷懒】，风里来雨里去，练出了一手又灵又巧个好本事，辣农忙个辰光既能够照应好自家田里个事体，还要勿脱时节个帮地主人家做做散工赚铜钿，葛末伊拉就想出了一种好办法——吃早饭前头先辣自家田里做卯时，到日头旺去旺来个辰光再到东家拉去吃早饭咯做生活。“做卯时”个起因就是掰能来个。

后头来到了上个世纪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大生产，要千方百计夺高产，郊区农村开始种“双季稻”，一年两熟水稻一熟麦，生活多是多得来勿及做啊，葛末就只好抢辰光去做，抢收早稻、抢种、抢管后季稻（还要管棉花田），统称“三抢”大忙季节。于是

乎“做卯时”又行起来了。

实际浪做卯时是老早老早个，一般早起里四点钟快，忙起来三点钟就做也有。卯时辣乡下头是一个松橡皮筋个讲法，下半夜四点钟前后齐好叫卯时。

做卯时是由小队长吹叫子【哨子】叫个。葛辰光真个是一日忙到夜，夜里向水泥场浪开仔“小太阳”轧稻【脱粒】轧到毛半夜，早浪向还垃呼啦呼啦好晒得来邪气，叫子一叫，只好眼睛一眯【揉】，碌起来就开门朝外跑。做卯时个规矩是空肚皮下田，不吃早饭个。葛末只好头浑陶陶跟仔队长到田横头。

卯时里个生活我插辰辰光好像做过七八趟。葛辰光已经有插秧机了，做卯时主要是拔秧。好几趟齐是天勿亮就拿了拔秧凳赤脚到秧坂田。小队长用一根长竹头为每个人量好长短，每人拔好仔两竹头长个秧再好吃早饭。尽管有得“工”字形个拔秧凳好坐，不过还是要弯腰背去用力气。天么还旡没亮，暗绰绰看勿着几化光亮，手电筒也勿好去用，只好坐秧坂田里低仔头借仔要亮还勿亮个天色告秧坂田水色个模模糊糊光线，凭两只手个感觉，一蓬又一蓬个连汤带泥拔起秧来。拔秧也有窍门，腰要弯来转，手要抠得快，根要沬来爽，把要扎来齐，人要蹲得住，凳要岔【移

做卯时

文 / 任向阳

动】来忙。就是讲要重心下移，力道朝下；因为秧个根已经发到泥里向，两只手必须要抓拉根根头告烂泥之间去拔，位置太高要断脱，抠得太深带出泥多而且又重又慢，拔个辰光每根手关节骨齐有用场，出手要快顺带划水划脱泥呢；沬秧要沬到根苏煞清，秧底个泥要尽量少，葛末挑秧个辰光担子就勿会加重；秧把子要扎来齐崭【整齐美观】扎紧，葛末就抛得远咯抛勿散。

葛辰光几个女知青顶怕做卯时，主要是怕秧坂田里个蚂蝗。墨赤乌黑个早起里，伊拉两只脚伸垃水田里，慌里慌忙只想勿要比人家拔来慢，一歇歇就听得女声尖叫“噢吃妈呀”，一条黄墩墩、软酥酥、扁塌塌个水蚂蝗已经贴牢伊脚盆子【小腿】，正削尖仔尖尖头游法游法朝脚里钻。小队长穿过去用力拔出蚂蝗，脚浪已经有血眼子了。再摸摸另外只脚浪又叮了两只。小队长划仔自来火点着飞马牌香烟壳子拨蚂蝗吃烧烤消灭了疥虫。叫女生豪燥挤出血来，汰好手用馋唾水搨【涂】垃咬口浪。小队长话断命个蚂蝗是讨厌，能介多也介，一歇一只一歇一只，假使觉着痒么肯定爬上来了，觉着痛么已经吸脱血了，真是恶极不理！不过勿要吓，等日头出来，五诺【我】唱只耘田山歌拔伊听。

勿断叮牢脚盆子个蚂蝗，让做卯时做出了现在勿会有个故事。

篦白发，勿下二分钟，头路清晰鬓发有光个老人展容跟前。开始只有阿奶专用，后来阿拉娘告姐姐妹妹也跟仔偷师起来。每到月底弄堂里会有个宁波口音个老爷叔来吆喝：“卖……粘刨花！”阿奶听见后，马上迈开小脚，花五分钱买上一串拾来根本刨花。老爷叔推销讲是奉化老家枯老桃花花。原来桃树木质会分泌很粘个桃胶，刨花浸水里一夜天，就会渗出透明粘液，近似今朝派定型用场个啫喱膏。

要是讲今朝还有迭种纯天然个美发粘刨花出售，我肯定会首选伊。

粘刨花

文 / 周志俊

每趟到超市看到化妆美发商品，总让我想到童年辰光阿拉屋里向人个秀发秘宝——粘刨花。

迭个辰光，阿拉祖孙三代九人只有我爷一人上班，日脚过得扣克扣，但从来勿妨家人个爱美之心，尤其阿奶。老人家勿管何时何地，总弄了人舒舒齐齐才会露脸。每日清早，伊伢会一戒勿变提仔搪瓷杯，捏把旧牙刷，沾沾杯里个粘水，朝头浪左三下右三下，然后理



大饼油条

文、沈叔范生福、范思田

大饼油条是老上海小百姓最实惠和廉价早餐。

大饼师傅将湿面粉在桌板上摊成圆饼后将袖露臂，用手将湿面饼伸进用煤燃烧的炉桶里，一个个贴在炉壁上，贴满三圈，共二十只饼，约 10 分钟，再伸臂一一取出，放在盘上。大饼做成，手臂烫得又红又痛。

他的老婆将面粉拉成细条，放

入滚油锅里煎，一面用长筷子翻动，5 分钟后，面条变成又黄又油的油条，吃客付六枚铜板，大饼做油条，边走边吃，省时又省钱，味道交关好。

上海人又称油条为“油炸桢”，因宋朝奸相秦桢里通敌邦，陷害岳飞，百姓痛恨，把面粉做成的秦桢放在油里炸，故得此名。这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对奸臣贼子的严酷刑罚，恨不得把他们吃掉。



远开一眼

学脚踏车

文 / 彭瑞高

看人家踏脚踏车，真是眼红啊。我就跟姆妈讲，我也要买部脚踏车。

姆妈讲，你讲得轻巧啊！钞票先不讲，脚踏车票你有吗？我讲，你到单位去登记一张么，一年两年轮不到，三年五年总轮得到吧？屋里没脚踏车，我就问同学先借来学。新脚踏车人家宝贝，不肯借，我就问刘根宝借，他的脚踏车是 28 吋老坦克，锈得一塌糊涂了。我教刘根宝做功课，做完后就问他借老坦克踏。刘根宝人很好，借车不算，还帮我学车。他在后面捏牢书包架子，奔得满头大汗。他

一边奔，一边叫：“你手不要硬铁铁的，放松点，放松点呀！”“你眼睛朝前看，朝前看呀！”有一次，我们在操场上学车，踏到沙坑旁边，刘根宝大叫：“刹车，刹车！”我没刹住，龙头一歪，翻到了沙坑里，两人攒成一捉对。刘根宝站起来，一手捂着脚馒头，一手指着我大骂：“彭瑞高，你只寿棺材！”

后来姆妈分到一张脚踏车票，是永久 26 吋轻便车。我买了新车踏到学校，第一个就给刘根宝试踏。他踏了一圈，讲：“到底是新车子，真轻！你就是不踏，它自己也会跑。”

淮海中路弄堂旧事体

文 / 杨忠明



茄山河

老早点我住辣淮海中路 613 弄“乐安坊”12 号底楼，搭外婆住了一道。埃个辰光，辣老北站，依只要讲到乐安坊去！踏三轮车个脑子反应老快，马上晓得辣拉淮海中路。“文革”前头，乐安坊弄口，总归有一长排三轮车辣等客，伊拉真苦恼，饭来勿及喫，就到旁边头“茅万茂”老酒店里买包猪头肉用手捞来吃，一边啃一只冷脍个老虎脚爪……

乐安坊里有个弄堂菜场，大黄鱼、车扁鱼、乌鲗都舍齐有的卖，几角洋钿一斤。秋天刮西北风了，我辣天井门口往外看，一部黄色车装仔大闸蟹五角一斤，还少人问津。一歇歇，有个老头派挑两只竹筐大声喊“旧货啊……买烂东西”，外婆寻出一只翡翠手镯，贩子看后嘿一笑，不值钞票，二块洋钿，帮收下来，好伐？拿去拿去，攢辣海也旡没用场，外婆嘀咕着。伊辰辰我人小，看勿懂啥名堂，只看见迭只亮晶晶玻璃样子个圈圈，邪气邪气绿！“阿明，拨依五角洋钿，挪去光明村买肉包子吃！”外婆说。哈哈，有吃，我与表弟、表妹齐好开心哦！

我喜欢淮海路浪个“培丽土产店”，里头酱菜有几十种，有日外婆带我去买

过泡饭吃个虾油卤小酱瓜、玫瑰大头菜、臭乳腐，还买点香椿头，带一瓶苏州虾籽酱油，迭点物事齐是上海人老喜欢吃个。回到屋里向，舅妈弄菜，香椿芽开洋拌豆腐、大头菜炒毛豆子、虾籽酱油浇辣拉冷拌黄瓜上，外婆又烧一盆乌贼鱼大烤，娘舅讲，味道齐老鲜个，交关好吃……

长春食品店买水果个脱顶师傅同阿拉表弟邪气要好，暑假里，西瓜运到，堆辣拉好像一座小山，刚刚跌破脱个只买拨阿拉二分洋钿，眼睛眨眨，依接翎子哦，意思意思。我最喜欢吃浜瓜，又甜又脆水又多，就是贵了点，要一斤。

乐安坊对过有爿熟肉店，也买鲜猪肉，来了客人，外婆拨我三角钞票，要我去斩点夹心肉，记得买肉个老客气，还硬要斩一点肉加送拨依。肉店隔壁十二女中弄堂里就是名气老响个“伟民集邮社”，从早到夜挤满调邮票个人，我小辰光也会轧进去混辣当中买点邮票白相。

“文革”时，茅万茂西隔壁有家瓷器店，有一日突然摆出交交关关抄家处理个陶瓷花瓶、碗、盆、碟、人物摆件啥啥，花里八拉堆满几张桌子，写着“四旧废物利用”，我爷骨董蛮识货，曾辣里头淘到几只古玩瓷，“文革”后一只蛮像“官窑”个碗卖拨东台路旧货摊个老丁，弄到一千块，勿要太开心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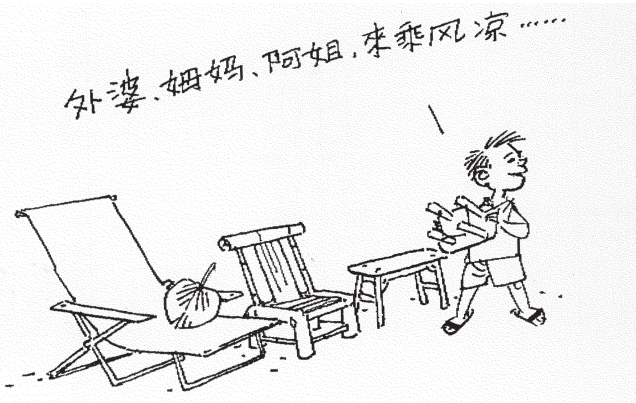
淮海中路，我老早点个弄堂生活，一切好像辣梦中，现在想想蛮好白相。



闲话闲画

上海人欢喜乘风凉

文图 / 阿仁



上海人欢喜乘风凉，辣大热天里。辣上海个旧城区告老城厢旡没改造之前，大多数个上海人轧拉一道——一条十几只门牌号头个弄堂里可以住进几十甚至上百家人家。住个面积小，住个人头多，碰上三伏天，大家热煞。于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个人家一到吃夜饭前后就齐情愿到大弄堂里，到小马路浪去乘乘风凉。考究一眼个乘风凉事先要做准备个，拎出几铅桶个自来水先把马路个柏油路，或者把弄堂里个水门汀路、石板路冲洗一番。冷水个蒸发会使局部范围里降温勿少。前人浇水，后人乘凉。乘风凉个先头部队常常是一家人、几家人搬出桌椅，搬出饭菜辣此用起夜饭。辣马

路边、弄堂里吃夜饭供邻居们、过路人观摩常常会引起小小个闹猛。“萧山萝卜干炒毛豆下饭！”“用酱瓜来炒味道更加好！”“冬瓜汤里还可以笃点笋干……”“咸蛋要去买苏北高邮个……”看个比吃个积极性更高，大家七嘴八舌，有点像现在电视里个厨艺大赛。

天色暗下来了。路灯亮起来了。乘风凉个大部队陆陆续续尽数到场。男女老少、拖儿带女个房客们齐搬出了凳椅来占领上风头。小矮凳、长板凳、竹椅、竹榻、篾竹躺椅、帆布躺椅甚至红木太师椅都搨出来了。讲究一点个老先生还泡来了大麦茶、龙井茶，请邻居们大家吃一杯。乘风凉个人常常有几个分中心。阿姨妈妈聚

辣一道讲东家长，西家短。爷叔阿色凑辣一道着几盘车马炮象棋。打扑克牌个一桌朋友常常会扫兴收摊个，因为夜风大个辰光伊拉是捉不牢小台子浪个一堆纸牌个。当然，乘风凉里最最开心个是一群皮小囡。依迓到东、伊迓到西，辣人堆里白相捉迷藏。少不了有拨爷娘捉弄了吃一顿排头个：“刚刚迓过浴清清爽爽个，现在背心浪又湿答答了。要吃生活啊？”大人骂过山门之后，皮小囡们会识相一段辰光。女小囡更欢喜听鬼故事。拨伊拉订牢个老娘舅只好答应再讲一只：“……经过外围坟山，半夜里，突然窜出一只吊煞鬼，红眉毛绿眼睛，要扑上来哉……”小姑娘有尖叫起来个，有捂牢耳朵个，更有拔脚开溜个。老娘舅趁势收篷：“吓煞了？葛末明朝再讲了，明朝再讲。”

夜半时分，大家散伙。“早点困觉，明朝还要上班读书！”生活辣继续。上海人个生活方式已经大大变化了。搬进新居、住进小区个上海人不再到室外去乘风凉了。热天里上海人乘风凉个习俗像一张风俗画片正辣渐渐褪色，渐渐隐去。不过，我还是有点怀旧个。伊毕竟是阿拉老上海人个一段记忆，又火热又风凉。